

怎样理解 孩子的心灵

〔苏〕 Г · Б · 巴什基洛娃著
刘玲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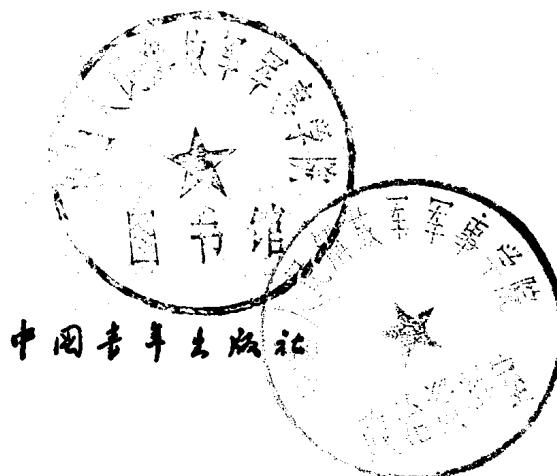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2 021 7397 7

怎样理解孩子的心灵

〔苏〕 Г·Б·巴什基洛娃 著

刘 玲 译



封面设计：蒋 明
插 图：

怎样理解孩子的心灵

〔苏〕Г·Б·巴什基洛娃著 刘玲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75 印张 60 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1—55,000册 定价0.32元

写 在 前 面

本书原名《抉择的时期》，说明青少年时期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抉择未来生活道路的重要时期，这也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书中介绍了在这个重要时期，家长与青少年应当建立起怎样的相互关系，家长、教师、长辈们应当怎样关心和帮助青少年。

作者没有进行纯理论的讲述，而是将一个个生动的实例，栩栩如生的场面，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倾诉摆到读者面前，让大家去比较、判断和思索。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书中各章标题及文内注释为译者所加。

初稿译成后曾由人民出版社陆京同志作了认真、细致的校阅，特致谢意。

译 者

目 录

第一章	家门关不住他们	1
——什么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影响最大？是学校、街道， 还是父母？为什么上大街这样吸引少年？		
第二章	正视现实吧，家长！	12
——生活本身教育儿童们成为现实主义者，而家长则 变成虚假的浪漫主义者，就是说尽量想在自己孩子身 上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		
第三章	扬起生活的风帆	24
——关于青少年面临的抉择，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这 一抉择的涵义。		
第四章	生活中充满事件	32
——什么是精神心理时期，即所有青少年都向往的那 一段生活时期。		
第五章	心灵的探索	38
——探索的年代对青少年是必需的，心灵的探索，自 我探索。		
第六章	读书与性格形成	45

——“两重阅读”的效果，主要的书必须在童年阅读，因为它们将在个性的形成中起重大作用。

第七章 录音机、牛仔裤、长头发.....61

——青少年倾心于录音机、牛仔裤和长头发。

第八章 榜 样.....67

——青少年如何造就自己心目中的榜样。

第九章 母 亲.....96

——母亲的感情，对母亲的态度是自我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一章 家门关不住他们

——什么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影响最大？
是学校、街道，还是父母？为什么上大街
这样吸引少年？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什么影响着一个正在成长的人的定型？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或那样？选择这个或那个目标？这种或那种生活道路？

实际上，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受谁的影响最大呢？最普遍的回答是：家庭和学校。那么，问一下家庭和学校，看他们如何作答。他们会一致回答说，在某个年龄，最大的影响来自大街上，也就是来自伙伴、孩子们。这种影响是在家庭和学校的范围以外，在由长辈给规定的严格的生活规程之外。

牵着小手，咱们大人把孩子送进又接出幼儿园，领进又接出小学教室，对他们说：“得过马路，可我们这里街上有电车来来往往。”“会被人家欺负的。”“你一个人坐四站公共汽车去？说什么也不行！爸爸送你，奶奶招呼你吃饭，爷爷接你回来。”

“干嘛要爷爷接，我已经长大了！”

“你算什么大了？！”

“我都十岁了！”

“十岁就一个人乘车？还早呢！”

“为什么还早呢？妈妈。”

“就因为……”妈妈坚决顶回去。

孩子到了十一、二岁，看得出其实一点也不算早了，“放他去还是不放”这个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你怎么叫，他也不回家。他有了自己的、不取决于父母亲的兴趣和朋友；有了自己

的朋友和兴趣就有了自己的秘密。这时候的孩子已经不怎么愿意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或作客了。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宛如昨日，想要摆脱他们，说服他们别老缠着大人，劝说他们留在家里是多么困难。回答你的往往是眼泪、委屈、发颤的嘴唇：“我反正要跟你们去，我不一个人留下。不，也不去奶奶那儿，我要跟着你们！”然而，我们作父母的用早点回来，给买巧克力的诺言哄住孩子，抹去孩子们的眼泪，满不在乎地去看电影、作客。我们认为会永远这么下去了。过了一年半载，有时仅仅个把月，全都变了。我们的私有财富、唉声叹气的对象、大声叱喝责备的对象，好象在从我们身边离去，倏然逝去。到哪里去了呢？

不明白！

在我们和孩子们之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定的距离，一定的隔阂，而我们还不清楚它出现了并且在扩大；不懂得这是自然的，这是成长和成熟的标志。这不是离开我们，而是儿童的心灵世界在扩大，在看不见的，然而实际存在的空间里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位置。这种距离的出现要求着新的交际形式，新的行为准则。这些，孩子们还不懂得，需要长辈们提醒他们。许多家长相应地有了改变，他们的举止开始不同于以往。然而，有的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按老一套进行教育。到了这时，双亲的巧克力或在家里陪伴着他都没有用了。不如你还是去作客，这比呆在家里照看他们强。如果不了解最主要之点，事情将会毫无结果。主要之点就是，不久前在每件生活小事上还那么依赖大人的小孩子变成了独立的个人。

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不是对各种教导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了，而是甘冒风险自己去生活。这种自己去生活的冒险往往是不成功的。这很自然，因为孩子企图认识他自己“我不是别佳，我不是瓦良，我也不是隔壁的谢辽沙”。在这种认识自我的道路上，每一步，每一个企图都是生平第一次。而第一次是容易做错的。就是我们这些不久前还曾是孩子的大人，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

所有这种种尝试，用心理学的词汇来表达就是“自我教育”。这是极复杂的转变，极复杂的年龄，极微妙的心理过程。用父母亲的话来表达，就是：“开始粗鲁、不听话、孤僻了，走开了，不知荡到哪里去了，上大街、跟伙伴们去了……。”

* * *

“大街”这是个最常听到的词——令人带有几分担心，有时甚至是恐惧。大街和自我教育？它们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大街？它是何物？有什么诱惑力？是怎样一个奇特的空间？

街道——有窄有宽，或长或短。它在我们的意识里就好象夜空有群星闪烁一样永久存在着。而在大街上，正好象有夜空中闪烁的星光，在照射着孩子们的眼睛。人类在了解了交通的规律之后出现了街道。为了认识街道，需要反复地行走。任何一条路都必需有明确的方向，“每条街都从某处开始通到某处”——英国作家切斯透顿在他所写的一篇故事中这样说过。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孩子激励自己开始试着走向世界，走到了大街上。他还闹不清方向。可是大街本身就在引导

◆

他，使他遇上不同的人、事件、情况。不必自己去想出什么来，街道就会造成运动、行动的感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造成目的感——在大街上可以撩惹过路的人，也可以讨论世界性问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听到、感受到许多许多。

大街上产生着事件，各种事件推举出了自己的首领、帮手和普通的执行人——未来的成年人世界里的整套角色不得不由这些孩子们来扮演。在大街上，青少年们开始激发自己。书本中关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功绩的概念在大街上得到初次日常的检验。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有的老是得跑去捡球，而有的只管打球；有的抡绳子，有的跳绳；有的老是打人，有的老是挨打。也有的在街上度过了个把年头，忽然领悟到还是在家里跟书打交道，跟父母亲一起更有意思。

在大街上，孩子要学习奋斗、经受失败和胜利，学会维护自己的荣誉，排除对自己荣誉的侵犯。我丝毫不想把具有各种危险性的大街理想化，但它却也具有教育的一个方面。在青少年面前，这儿揭开了一整个有规律的世界。一方面，它是极度公开的；另一方面，对于未经事故的眼睛，它又是封闭着的。

关于这个世界，确切点说关于它的内幕，关于对自我肯定、自我认识和自我发掘的这种强烈的渴望，孩子是不告诉妈妈的，也不悄悄告诉奶奶。即便说的时候，也是一种含糊不清的片言只语：“我把维佳，可沃瓦又冲我，那我就朝他……他就把我……”奶奶、妈妈、爸爸常常不懂得，他是在讲述一件复杂的，充满戏剧性的过程。全都有——有内容、有性格冲突，最

主要是有还未解决的争执。孩子还会到大街上去，重新又是沃瓦、维佳、别佳。这个争执应当平息下去，但又要不失体面。怎么办呢？要是知道就好了！打算找大人们商量商量，可是又没词儿。青少年还没有具备足以描述自己感情和感受的语言，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表达自己的能力。是啊，就是成年人也未必都充分掌握了这种技能呢！

可以肯定地说一点：必须倾听我们的孩子那么热切地用听不清楚的感叹向我们诉说的事情。他们总算试图说明啊。如果他们报告的那些东西常常不对咱们的口味，那有什么办法？这些词本身——大街、大院、打架——已经够使我们厌烦了。可是，与大街、大院的关系却决定着许多事情！不，完全不是指决定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人，而是说他们走怎样的生活道路。

街道是对小孩子第一次严峻的考验。记得有部描写青年人的格鲁吉亚影片《叶落》，主角是个可爱的、正直的小伙子。他刚刚结束学业进到一家酒厂工作。每晚工作之余就出去散步。镜头缓缓移动，主角没有出现，每一步、每个路口上都是一伙一伙的年轻人。他们在那做些什么？不做什么，就是逛大街！

“什么地方吸引你？”“干嘛你要上大街？”“为什么你在大街上就变得这样了呢？”“为什么，为什么你尽做这些事呢？”——我们作长辈的要求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回答。而这时，儿子或女儿正穿着牛仔裤，披着长发，想从家里溜出去并且别遭到多余的询问和追究。那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回答

得出的，何况人家已经准备好要出去，又是事先约好的。伙伴们正在拐角那边等着……干嘛天天提这些问题。

就拿“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这个重要问题来说吧。其中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从心里急切地、不合时宜地想要了解孩子的行为；另一方面，这是个提示性的问题，是不大策略的心理上的努力。它把目的性从青少年的下意识中提了出来，变为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显然，在这种时刻，作父母的很少去想人类大脑的构造，他们只看到一点：孩子的行为令人不安，没有意思，没有目的。比如说，好象小狗在戏耍，它翘起尾巴，莫名其妙地追逐着。从表面上看，小狗的嬉戏就其无目的性而言，很象儿童的举动。

巧得很，千百年来人们也是这样想的。席勒在关于艺术的通信中曾写过：“动物嬉戏是出于精力过剩。”不久前，研究动物行为的学科生态学提出，飞禽走兽并不是单纯地嬉戏。这种嬉戏，是它们在演习、在排练它们的生活，是它们遗传下来的、在进化中固定下来的行为程序。现在关于猴子、大象、狗、狼、大雁等行为的书非常流行。多么有趣！看来它们各个有着多么复杂的生活！现在，看着白头翁鸟在笼中跳跃，转着尖嘴捕捉想象中的甲虫，已经可以不奇怪了。这是它的需要，这是自然的，正如小狗追逐纸团一样。

但是，好象一阵看不见的风把自己的儿子从家里吹走，这难道也自然而然么？在这个时候，难道最优秀的关于教育青少年的书能帮上你的忙和给你宽慰么？难道心理学规律的知识能叫人安心么？总归是使父母心上压着块石头。多少个漫

长的夜晚，等待迟迟未回的儿女时，你虽然不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也会反复思考：是不是单单我们家才是这个样子……

在大海之滨瞩目远去的白帆。我们望着它，而另外一个人也望着它（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他写过著名的诗“孤独的帆泛着白光……”——译注），虽然他在二十七岁上就死掉了。疲倦的、饱经沧桑的人望着它。这逐渐远去的白帆会引起什么感受呢？若从感觉的规律来看，蔚蓝的海水，轻漫的薄雾会给人带来安详和平静的感觉。一般来说，白帆可以成为安定和没有骚动的象征，因为，风暴是会摧毁它的。但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莱蒙托夫看到远去的白帆却感觉到完全另外的东西，白帆在祈求暴风雨。用常人的逻辑想去，它怎能企求暴风雨呢？这简直好象是“铁达尼”号在召唤冰山（“铁达尼”号远洋轮，与冰山相撞而沉没）。动荡和风暴是在诗人心中。莱蒙托夫用心灵的想象力（当然，还有天才）使我们感到，白帆在骚动。诗人的天才折服了心理学的模式，所以，我们也随着诗人说：“白帆呼唤着暴风雨。”

在青少年的感受与大诗人的感受之间，与接近 40 岁的父母亲的感受之间有着巨大差异。现代的青少年已经见识到许多，懂得了许多。也许他还没有真正见到大海和帆船，但他却通过电视或电影多次见到过。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当他第一次去海滨时，父母亲一定会注意他的眼睛，想看出他的激情。可是他却没表示出什么特殊的情绪。海使他失望；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海比这更美。这里出现了一个纯粹涉及科学的问题，那些允许孩子们无休止地看电视的家长或多或少要考

虑一下，权衡一下，大量公共设施的进步带来的心理学上的利弊得失。屏幕和银幕的感受使人来不及意识世界的真面目。为了要在初次见到生动的世界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人们不得不对自己做某种心理上的强制。以上不过是顺带说说，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另一件事。青少年面前闪过了尚未见到过的大海，完全可能还有莱蒙托夫的诗句，但这些在青少年心上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价值。在生活中，只有那种经历了自身的风暴和自身的骚动而获得的东西才真正有价值。

“你到那里去？”“又上大街？”“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家长们提出这些“为什么？”而极少考虑提问人与年轻人之间在心灵经验的财富方面的差异。家长们说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大街上，而应当安安静静在家做功课；裙子应当穿得规矩点，皱巴巴的斜纹布牛仔裤是庸俗的；吉他使人不务正业。在尝试过，经验过这些并且由入迷到失望之后，你的儿子或女儿才能终于明白过来。为了使青年信服某一道理，不用言词去劝说而让他走一点弯路，或许是值得的。因为虽然青少年还不能充分理解莱蒙托夫所写的东西，但却比成年人更深刻、更清晰地感觉和了解到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怪不得青年人喜欢莱蒙托夫胜过普希金，只有当成年之后，在增长了聪明才智之后才又回过头来转向普希金。青年人和诗人的感受一样，白帆在祈求暴风雨！

为了成长，为了成为一个人，应当亲身出航……

* * *

数年前，我曾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八间茅草房紧靠在水库

边上，安静之极。这里没有道路，道路都被踩乱了。空闲时，我或是绕着树林走上一遭，或是乘小艇漂上一阵。小艇每星期六来一次，载来城里的亲戚们；再就是旅游的人乘着单人艇来买牛奶。

不知怎的，有一天晚上我被锯木声吵醒了。锯木声就在附近，还有微弱的电筒光顺着树丛晃动，好象有人在寻找什么。我站在后门廊上琢磨该怎么办。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或许是喝醉了的旅游者们在消遣，他们不想睡觉，也不想好好看一看周围干草堆那黑色的轮廓和分岔的河湾。也许是谁家来的亲戚在胡闹。谁知道他们，反正是在锯东西，不是抢劫！

早晨，闹了一场虚惊——邻居丽莎婆婆那里，不知是什么人把木柴全给锯好了。老太婆吓坏了，挨门挨户地打听有没有丢东西。她又不是体弱，又不是人缘好，而且手脚还不大干净。打从她来到村里，大家就知道她是个不好惹的凶老太婆。丽莎后来想起，白天是来过几个孩子，他们讲出了一个词，说那是他们的名字，而这个词却是一个丽莎所听不懂的名词——“铁木队员们”，出自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作品《铁木儿和他的队伍》。苏联的少先队员作好事常这样自称——译注）。孩子们提出了要帮她做点活儿，老太婆把他们给赶走了。“走开，无赖们，管我活得好不好呢！你们别来碰我！”可小“无赖们”夜里又来了，并且锯好了木柴——丽莎老太婆硬说这是没安好心。

盖达尔式的业绩三十多年后又在这偏僻的村子里重演

了，凶恶的老太婆和善良的铁木儿们。他们没有相信这个老太婆并不需要少先队员的帮助。是不是当他们被赶走以后就不再来了呢？要知道，真正的奇遇就在于：夜晚穿过森林，离最近的村子也得走十公里，尽量赶快做，让人们连狗也来不及放，还要赶在鸡叫之前把事情干完。

整个村子都对不知名的“铁木儿们”持否定态度：“没叫你们——就别来。”

怎么能不来呢！老头子、老太婆知道什么！要是那样，那么功绩、无畏、满是幻影的森林该往哪儿摆？！不管丽莎老太婆如何禁止他们锯木柴，反正他们要干。他们的时辰到了。

不论有些教师和家长怎样禁止读一些不必要的书，总归他们要读，反正要玩，要在夜间出去，为的是考验自己！